导语：

五一假期，老板出钱带我们爬不正规的雪山，还同意带一位家属。

我以太危险拒绝，却被同事指责不合群，老板也以破坏凝聚力威胁要开了我。

关键妹妹也苦苦哀求：“姐，我就想爬下雪山，你就带我去吧。”

最后我还是同意下来，下山时老板开始作妖。

“下山的氧气瓶要重新买，一瓶十万。”

这句话瞬间引发众怒。

老板老神在在：“想死的就自己下去，我可没拦着你们。”

妹妹发了火：“走就走！”

她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大雪中。

我赶忙去追，沿着她的足迹却没有找到她人。

我筋疲力尽时，老板突然从暗处闪出将我一棍打晕，抢走了我的氧气瓶。

让我在大雪中被冻成冰雕…

再睁眼，妹妹正求着我带她去雪山。

1.

"姐，你就带我去嘛～"妹妹周霜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带着撒娇的意味。

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

眼前是熟悉的卧室，窗外阳光明媚，哪里还有雪山的影子？

"姐？你在听吗？"周霜推开门，那张与我七分相似的脸上挂着期待的表情。

这个场景，让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。

我意识到我重生了，回到了雪山旅行的前一天。

周霜兴奋地向我展示着照片：“这雪山多美啊，我就想在山顶上拍张照。”

前世，就是她这副天真烂漫的样子让我心软，最终答应了带她一起去。结果...

"不行。"我的声音比想象中还要冷硬，"绝对不行。"

周霜愣住了，显然没预料到我会这么坚决。

她撅起嘴："为什么啊？你们公司组织的活动，还报销费用，多好的机会！我从来没爬过雪山呢！"

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
我该怎么告诉她，我们会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被老板勒索。

而她居然一气之下一人跑走，我为了追她最后惨遭老板黑手…

"太危险了。"我尽量平静地说，"那不是开发过的景区，没有专业向导，连基本的安全措施都没有。"

"哪有那么夸张！"周霜不以为然地摆摆手，"我看网上评价还不错啊。再说了，你们老板不是经常组织户外活动吗？肯定有经验。"

我心头一紧，前世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直到发现老板所谓的"经验"全是吹嘘。

那座雪山看着简单，实则气候变化无常，连当地人都很少涉足。

"网上评价？"我敏锐地抓住这个细节，"你查过那座雪山？"

周霜眼神闪烁了一下："就...随便搜了搜嘛。姐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保证听指挥，不乱跑。"

不对劲，前世她虽然也想去，但没这么执着。

我盯着她的眼睛："霜霜，你为什么对这座雪山这么感兴趣？"

"就是...觉得好玩啊。"她避开我的视线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脖子上的那个银色雪花吊坠——那是父母去世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转送给了她。

我忽然想起，前世在雪山上，周霜的行为也很反常。

她似乎对路线很熟悉，甚至...像是在寻找什么。

"总之不行。"我站起身，语气不容反驳，"这事没商量。"

2.

周霜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："周雪！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！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"

"凭我是你姐！凭爸妈不在了，我有责任保护你！"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
还凭你欠我一条命。

我们四目相对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。

最终，周霜冷笑一声，转身摔门而出。

我用手机联系她，却发现被拉黑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条：我自己去雪山了，你别来找我。

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同事发来的私信：【雪姐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你妹妹在公司楼下晃悠，她是不是来找你啊？】

我立刻冲出门，心跳如擂鼓。

大巴就停在公司楼下，透过车窗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周霜——她穿着鲜红的冲锋衣，正和我的老板李康云有说有笑。

"周霜！"我冲上车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"跟我回家！"

全车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。

周霜甩开我的手，声音陡然提高："周雪！你干嘛啊！我都成年了，凭什么管我！"

"就是啊周雪，"有同事插嘴，"出来玩而已，别这么扫兴嘛。"

老板从副驾驶转过头，眯着眼睛看我："小周啊，你妹妹这么积极是好事，别打击年轻人的热情嘛。"

我死死盯着周霜："你根本不知道这有多危险..."

"危险什么危险！"周霜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，"你就是控制狂！爸妈死后你就把我当犯人一样看着！我受够了！"

全车鸦雀无声。我感到所有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背上。

周霜猛地将雪花吊坠砸向我，我飞扑去救，还是晚了一步。

吊坠"啪"地一声砸在地上，碎成几片。我的心仿佛也跟着碎了一地。

我劝不住妹妹，也父母留给我的遗物也保护不好。

大巴缓缓启动，历史正在重演，而我似乎无力阻止。

3.

我没有放弃带走妹妹，但这需要一个机会。

夜幕降临，大巴停下加油。

老板李康云招呼大家围坐在篝火旁，拿出几箱啤酒。

"来，今晚不醉不归！明天咱们就征服这座雪山！"

我紧挨着周霜坐下，她故意往旁边挪了挪，和我保持距离。

"霜霜，"我压低声音，"待会别喝酒，我有话跟你说。"

她冷笑一声："又想控制我？"

李康云走过来，递给我们一人一瓶啤酒："姐妹俩别闹别扭了，来，喝一杯就和好了！"

我抢先接过周霜那瓶："她酒精过敏，我替她喝。"

"谁酒精过敏了？"周霜一把夺回酒瓶，挑衅地看着我，"姐，你管得太宽了。"

她仰头灌下一大口，同事们起哄叫好。

"周雪啊，出来玩就要尽兴。"李康云又开了一瓶啤酒塞到我手里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"来，咱俩单独喝一个。"

我盯着他油腻的笑脸，前世就是这个人，在雪山上坐地起价卖氧气瓶，最后给我一棍，活生生冻死在山上。

"老板，我妹妹真的不能喝酒。"我试图推开酒瓶。

"哎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"李康云突然提高音量，"大家说是不是？出来玩还这么扫兴！"

同事们醉醺醺地附和起来。

周霜在一旁冷眼旁观，嘴角挂着讥讽的笑。

"好，我喝。"我咬咬牙，接过酒瓶一饮而尽。

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，我却感觉不到丝毫快意。

李康云显然没打算放过我，又开了几瓶。

"老板海量！"同事们起哄着。

一杯接一杯，我的视线开始模糊，但意识却异常清醒——我不能醉，必须保持清醒带周霜离开。

终于，李康云也被我喝趴下，同事们大多数也都醉倒。

我晃晃悠悠地拉着妹妹就要跑，周霜却一把甩开我的手。

她凑近我耳边，轻声细语："姐，我在你酒里加了点东西。别担心，只是让你好好睡一觉。"

“等你睡醒了，我们就到雪山了。”

4.

一阵刺骨的寒意将我惊醒。

我睁开眼时，队伍已经在雪山脚下。

我头痛欲裂，喉咙干得冒火——周霜给我下的药。

"醒了？"周霜站在我座位旁，手里拿着我的背包，"马上要出发了，快点。"

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："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"

她挣脱开来，眼神闪烁："姐，你喝太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休息。"

我死死盯着周霜的眼睛，那里面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冷漠与算计。

前世临死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——老板李康云从暗处闪出的狞笑，氧气瓶被夺走的绝望，还有...周霜消失前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
"随便你吧。"我松开手，声音冷得像冰，"既然你这么想去，那就去吧。"

周霜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我会突然放弃。

"姐...你不去了？"周霜的声音突然有些发虚。

"不去了。"我头也不回地去拿行李，"你想死就去，我不奉陪。"

周霜听到我的话，脸色骤变，转身就跑出了帐篷。

5.

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行李舱，脑袋还在隐隐作痛。

转过车尾时，我猛地刹住脚步——周霜和李康云正站在不远处低声交谈。

"...必须确保她上山。"李康云的声音压得很低，"否则计划就泡汤了。"

"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。"周霜的语气里带着不耐烦，"但她现在要退出。"

李康云狞笑一声："没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她肯定走不了…"

我屏住呼吸，悄悄后退几步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。

他们是一伙的？！

原来那些撒娇和眼泪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，我满心护着的妹妹，竟和害死我的凶手站在同一阵线。

前世被冻僵时的寒意再次爬上脊椎。

这么说来...前世周霜的异常行为，她和李康云的勾结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

但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？

我悄悄后退，等他们离开后才进入行李舱。

我的登山包被随意丢在角落，打开一看，心沉到谷底——氧气瓶阀门被破坏，防寒睡袋被割破，连登山杖都断成了两截。

更可怕的是，GPS定位器和卫星电话都不见了。

这意味着我必须得跟着大部队了。

6.

"哟，这不是要退出的周雪吗？怎么又跟上来了？"李康云站在队伍最前面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

我强忍怒火，没有理会他的挑衅。

队伍里几个同事投来异样的目光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

"听说她昨晚喝多了耍酒疯..."

"平时装得挺正经的，原来是这种人..."

"她妹妹都比她懂事..."

周霜站在李康云身边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眼神却始终不敢与我对视。

各位，"李康云拍拍手，脸上堆满假笑，"为了节省开支，这次我们就不买救援电话了。”

“这座雪山我爬过很多次，熟得很，根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"

我的心猛地一沉——前世他就是用同样的说辞，结果下山时坐地起价。

一瓶氧气要价十万，而他自己却偷偷买了救援电话，所有只有他有能力向外界求救。

前世的我提出要买救援电话，却被老板和同事嘲讽说我胆小如鼠，还威胁要丢下我。

被逼无奈我只好跟上队伍，结果最后求救无门，被冻成冰雕。

我悄悄摸出手机，在登山服口袋的掩护下，快速订购了一个卫星救援电话。

付款成功的提示音让我松了口气——至少这次，我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

"周雪，你在干什么？"李康云突然转头盯着我，眼神锐利得像鹰隼。

7.

"没什么，整理一下手套。"我若无其事地收起手机，迎上李康云审视的目光。

他狐疑地看了我几眼，我趁机跟在他身边。

李康云因此没有机会买下救援电话。

趁着队伍休整的空档，我悄悄溜到李康云的帐篷外。

确认四下无人后，我迅速翻找他的背包，然后将包里的东西跟他互换。

我正要溜走，就听到周霜和李康云的说笑声，吓得我赶紧躲到帐篷的阴影处。

李康云和周霜走进帐篷，厚重的帆布隔绝了大部分声音，但偶尔传来的只言片语仍让我浑身发冷。

“宝贝，等把周雪解决了，咱们就能拿到那笔钱，远走高飞了。”李康云的声音里满是贪婪。

周霜娇嗔道：“你就放心吧，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。”

“这次我在她装备上动的手脚，足够让她永远留在雪山上了。”

我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倒流，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。

原来他们谋划的，是父母留下的那笔遗产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将遗产妥善保管，等着周霜成年后，和她一起商量如何使用。

可没想到，她竟为了钱，联合外人要置我于死地。

“不过，她今天突然要退出，还是让我有些意外。”周霜皱起眉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担忧，“万一她真的发现了什么，恐怕会坏事。”

李康云轻轻拍了拍她的脸，阴笑道：“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
“等我们到了预定的地点，就制造一场意外，让她永远消失。到时候，遗产不就全是你的了？”

两人又低声商量着细节，我强忍着内心的愤怒和悲痛，悄悄后退，却在转身时踢到了一块碎石。

8.

"谁？！"李康云的厉喝声从帐篷里传来。

我僵在原地，冷汗瞬间浸透后背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——几个同事正在打雪仗，其中一个不小心撞倒了行李架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"妈的，这群废物..."李康云骂骂咧咧地拉开帐篷，却只看到那群打闹同事。

我趁机混入人群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我确认安全后立刻掏出手机——刚才的对话，我已经全部录了下来。

这段录音，就是他们谋杀未遂的铁证！

我得找机会脱离队伍下山报警。

队伍就开始集结后，我故意磨蹭到最后。

趁着没人注意，我转身就跑。

这时，一双大手突然猛地将我拽倒。

"啊！"我重重摔在雪地上，右腿传来钻心的疼痛。

李康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脸上挂着假惺惺的关切："小周啊，走路小心点嘛！这要是摔下山去可怎么办？"

他故意提高音量，引来其他同事的注意。

"周雪怎么这么不小心..."

"就是啊，拖慢大家进度..."

"早知道就不该带她来..."

我咬着牙爬起来，右腿膝盖处已经渗出血迹。

李康云趁机一把扶住我的胳膊，手指却暗中用力掐进我的肉里："来，我扶着你走，保证你的安全。"

我强忍疼痛，被迫跟着队伍继续前进。

周霜走在最前面，一次都没有回头看我。

9.

"前面风景太美了！我先去看看！"周霜突然兴奋地大喊一声。

不等任何人回应，她独自冲向前方的雪坡，转眼间消失在茫茫白雪中。

众人都被这行为吓到了。

同事们纷纷指责我：

"不要命了，你们姐妹俩真能添乱..."

“你们俩就是灾星！”

"赶紧把人找回来，别耽误大家行程..."

李康云趁机让大家原地休整一下，然后狠狠地把我推出去。

"周雪，还不快去追你妹妹？"李康云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，"出了事谁负责？"

我死死盯着周霜消失的方向——前世就是这一幕，我追上去后遭遇不测。

但现在，我直接瘫倒在地上：“我不去。"（付费点）

10.

李康云脸色一沉，压低声音威胁道："周雪，你妹妹一个人跑进雪山，你就不怕她出事？"

我瘫坐在地上，掀起裤腿露出鲜血淋漓的膝盖："老板，我腿摔伤了，实在走不动。"

周围同事看到伤口，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

"让老板去吧，"我提高声音，"您是组织者，又是登山专家，肯定比我这个伤员更专业。"

李康云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显然没料到我会来这一手。

"对啊老板，"有同事附和，"您不是经常爬雪山吗？"

"周雪都伤成这样了..."

"万一她妹妹真出事..."

李康云见状脸色铁青，却还是无动于衷。

我咬紧牙关，强撑着要站起来，却又"不小心"重重摔回雪地，发出一声痛呼。

"啊！"我故意让伤口再次流血，鲜红的血迹在白雪上格外刺眼。

"周雪！你别乱动！"几个女同事连忙上前按住我。

我挣扎着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"不行...我得去找霜霜...她一个人太危险了..."

"你都这样了还怎么找？"一个年长的同事责备道，"别添乱了！"

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李康云，空气中弥漫着无声的压力。

李康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"老板..."我虚弱地开口，"您不是说这座雪山您很熟悉吗？求您...救救我妹妹..."

"是啊老板，"有同事小声嘀咕，"总不能见死不救吧..."

"就是，平时吹得那么厉害..."

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李康云的面子终于挂不住了。

"都闭嘴！"他猛地站起身，脸色阴沉得可怕，"我去找！你们原地等着！"

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抓起一个背包就朝周霜消失的方向走去。

11.

天色渐暗，风雪越来越大。

"都一个小时了，老板和霜霜怎么还没回来？"有同事开始不安地来回踱步。

我裹紧冲锋衣，看着远处逐渐模糊的山线，心中冷笑——李康云和周霜肯定没事，他们八成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

"要不...我们去找找？"有人提议。

"不行！"我立刻反对，"现在能见度太低，贸然行动只会增加危险。"

几个同事投来诧异的目光，似乎没想到一直"关心妹妹"的我会这么说。

我故意露出痛苦的表情："我的腿...可能骨折了。如果大家分散去找人，万一有人像我一样受伤..."

这句话果然起了作用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想在暴风雪中冒险。

"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干等着吧？"一个年轻同事焦急地问。

我趁机提议："我们先下山求援吧。山下有信号，可以叫专业的救援队来搜救。"

"这..."众人犹豫了。

"老板和周霜都是成年人，装备齐全，应该能撑到救援到来。"我继续煽动，"但我们再拖下去，可能连自己都保不住了。"

风雪越来越大，能见度已经不足五米。

恐惧开始在队伍中蔓延。

"周雪说得对，"年长的同事终于开口，"我们先下山求援。"

12.

风雪裹挟着冰粒砸在脸上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中挪动着。

"那...那不是周霜的衣服吗？"一个眼尖的同事突然指向远处的树林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——一抹刺眼的红色在雪白的树林间一动不动，像枚诡异的标记。

前世被冻死的寒意突然爬上脊背，我死死攥住藏在袖中的卫星电话。

这太像周霜和李康云设下的陷阱了，就等我自投罗网。

"周雪，快去看看啊！"同事们焦急地催促着。

"我腿伤太重了，走不动。"我佯装痛苦地弯下腰，"你们谁去看一下吧。"

同事们面面相觑，没人愿意在暴风雪中冒险。

"周雪，你必须去！"年长的同事攥着我的胳膊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，"那是你亲妹妹！我们这些外人去算怎么回事？"

"是啊，那可是你亲妹妹啊！"其他人纷纷附和，指责声在风雪中格外刺耳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拖着"受伤"的腿，一步一步向那抹红色挪去。

每走一步，前世被冻死的记忆就清晰一分。

"姐...救我..."微弱的呼救声从红色身影处传来，确实是周霜的声音。

我停在距离她五米远的地方，警惕地环顾四周——这里地形险恶，三面都是陡坡，正是设伏的绝佳地点。

"霜霜，你怎么了？"我大声问道，同时悄悄从包里掏出登山杖。

"我...我摔伤了...动不了..."周霜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听起来痛苦万分。

13.

但我注意到，她的姿势并不像受伤的样子，反而像是随时准备跃起。

"老板呢？他不是来找你了吗？"我故意提高音量，同时后退了半步。

周霜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："我...我没见到他...姐，你快过来扶我..."

我假装关切地向前迈步，右手却紧紧攥住登山杖。

"霜霜别怕，姐来了..."

就在我距离她还有一步之遥时，周霜突然暴起！

她手中寒光一闪，一把匕首直刺向我的咽喉！

"去死吧！"她脸上哪还有半点痛苦，只剩下狰狞的杀意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地挥动登山杖。

"砰！"

金属杖头重重砸在周霜手腕上，匕首应声落地。

"啊！"她痛呼一声，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

我乘胜追击，又狠狠给了周霜几下，登山杖重重砸在她肩膀和腿上。

"啊！周雪你疯了？！"周霜尖叫着倒在雪地里，脸上终于露出真实的恐惧。

"救命啊！周霜要杀人！"我扯开嗓子大喊，声音在风雪中格外刺耳。

远处的同事们闻声赶来，正好看到周霜挣扎着去捡匕首的一幕。

"天啊！她真有刀！"

"快按住她！"

几个男同事冲上前，七手八脚地制服了周霜。

14.

"放开我！"周霜在雪地里拼命挣扎，脸上布满泪痕，"我以为有野兽才拿刀的！姐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"

她转向赶来的同事们，声音里满是委屈："我只是摔伤了，想让我姐扶我一下...谁知道她突然发疯一样打我！"

同事们面面相觑，一时分不清谁在说真话。

"我有证据！"我大声回应道。

我庆幸自己之前录下了证据，只要放出那段录音，所有谎言都将不攻自破。

可当指尖触到冰冷的机身时，不祥的预感骤然袭来——手机表面的温度低得异常，在我颤抖着按下开机键的瞬间，屏幕只是闪了一下，随即陷入漆黑。

"哈！"周霜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嘲笑，"姐，你编故事也要有个限度！"

她转向同事们，眼泪说来就来："我姐一直有被害妄想症...自从爸妈去世后，她总觉得有人要害她...我没想到这次会这么严重..."

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逐渐变得古怪，有人甚至悄悄后退了几步。

"都别吵了！"年长的同事老张突然站出来，他皱着眉头扫视我和周霜，"现在吵也吵不出个结果，为了安全，咱们先把她俩分开！"

几个男同事立刻会意，将我和周霜分别带到队伍两侧，中间隔着十来米的距离。

周霜被按住时还在哭喊，可当听到老张说要立刻下山求援，她突然停止了挣扎。

我清楚地看到她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："不能下山！老板还在山上，我们得去找他！"

15.

"都这时候了还找什么老板？"有人不满地嘀咕，"暴风雪越来越大，再不走我们都得死在这儿！"

 "我知道他在哪！"周霜猛地挣脱开同事的手，声音尖锐得刺耳，"往东边走有个避风的山洞，老板肯定在那儿！”

“要是现在下山，他就死定了！"她边说边指向远处雾气弥漫的山坳，眼神里的急切看起来格外真实。

 老张犹豫了，其他同事也开始交头接耳。

我心里警铃大作——那个方向正是前世李康云伏击我的地方，地势险要且信号全无。

"我腿伤太重了，必须下山治疗。"我死死盯着周霜，声音坚定，"你们谁愿意陪我一起下山？"

队伍里几个女同事面露犹豫，但没人主动站出来。

"下山要走三个小时！"周霜突然提高音量，"姐，你腿伤这么重，根本撑不到山下！"

"周雪确实伤得不轻..."老张皱着眉头，"要不这样，派几个腿脚好的先下山求救，剩下的人去山洞看看？"

"不行！"我几乎是喊出来的，"太危险了！"

周霜立刻抓住机会："姐，你太自私了！老板为了找我才失踪的，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？"

她转向同事们，眼泪说来就来："我姐从小就怕黑怕高，她不敢去山洞很正常...但老板可能正等着我们去救他啊！"

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，几个男同事立刻被煽动起来。

"周雪，你要害怕就留在这儿等救援。"一个壮实的同事不耐烦地说，"我们总不能丢下老板不管。"

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
周霜和李康云一定在山洞里设好了陷阱，就等着我自投罗网。

但现在，我别无选择——如果坚持下山，不仅会被视为冷血无情，还可能被独自留在暴风雪中等死。

"我...我跟你们一起去。"我咬着牙说道。

16.

队伍很快分成两拨，周霜走在最前面带路，步伐轻快得不像受过伤的样子。

我故意落后几步，让老张搀扶着我。

"老张，"我压低声音，"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周霜对这座山也太熟悉了..."

老张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："确实...但她说是之前查过攻略。"

"在暴风雪中能准确找到山洞？"我冷笑一声，"连GPS都失灵了。"

老张的脸色变了变，但没有接话。

前方的雾气越来越浓，能见度不足五米。

周霜的身影时隐时现，像一只引路的幽灵。

"到了！就在前面！"她突然兴奋地喊道。

透过浓雾，隐约可见一个黑黢黢的洞口，像一张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血盆大口。

我浑身汗毛倒竖——前世临死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

就是这里！李康云就是在这个位置偷袭我的！

"老板！你在里面吗？"周霜站在洞口大声呼喊。

回应她的只有空洞的回音。

"可能昏过去了！我们得进去看看！"周霜转身对大家说，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
"我先去看看。"老张突然站出来，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筒，"周雪腿不方便，留在外面等。小王，你跟我一起。"

周霜的表情瞬间凝固："不行！我姐必须一起进去！"

她的反应太过激烈，连其他同事都投来疑惑的目光。

17.

"我姐...她会急救！"周霜急切地解释，声音因紧张而变得尖细，"万一老板受伤了需要急救呢？"

我冷笑一声："周霜，你明知道我根本不会急救。"

"你撒谎！"周霜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，"你明明学过！爸妈去世那年你专门去学的！"

老张狐疑地看了周霜一眼："周雪会急救？那她怎么不给自己包扎腿呢..."

"我...我记错了..."周霜脸色煞白，语无伦次地解释着，"是...是我学过..."

她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所有人的警觉。

几个同事交换着眼神，慢慢拉开了与周霜的距离。

"算了，都别争了。"老张叹了口气，"大家一起进去，互相照应着点。"

我暗自松了口气——至少现在不是独自面对周霜和李康云。

山洞内漆黑一片，手电筒的光线在潮湿的岩壁上投下扭曲的影子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...若有若无的血腥气？

"老板？康云？"老张大声呼唤着，声音在洞穴中回荡。

没有回应。

18.

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发现前方有点反光。

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岔口。

我正要提醒众人，后背突然传来一股推力！

我猛地侧身闪避，周霜的手擦着我的衣角划过，她因惯性向前踉跄几步。

"啊！"她尖叫一声，整个人扑进了黑漆漆的岔口。

突然，周霜的尖叫声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肉体撞击的闷响和粗重的喘息声。

"氧气...给我氧气..."李康云嘶哑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像是濒死的野兽。

"滚开！是我！"周霜惊恐地尖叫着，"你看清楚！"

"氧气瓶...快给我..."李康云充耳不闻，疯狂地撕扯着周霜的背包。

几束手电筒光同时照向声源处，眼前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——

李康云脸色铁青，嘴唇发紫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正死死掐着周霜的脖子。

他身上的装备破破烂烂，氧气面罩歪在一边，显然已经缺氧多时。

"救...救我..."周霜被掐得脸色发紫，拼命踢打着李康云。

"住手！"老张第一个冲上去，几个男同事也赶紧上前拉架。

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发冷——这正是前世李康云对我做的事，只不过这次，他的猎物变成了周霜。

"都别过来！"李康云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抵在周霜脖子上，"把氧气瓶都交出来！否则我杀了她！"

19.

"老板！你疯了吗？"同事们惊呼着后退。

"我没疯！"李康云歇斯底里地吼道，"是周雪！她偷换了我的装备！我的氧气早就用完了！"

他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匕首在周霜脖子上压出一道血痕："贱人！把氧气瓶交出来！"

我冷静地从背包里拿出氧气瓶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缓缓拧开了阀门。

"想要？"我轻声问道，然后松开了手。

氧气瓶"咣当"一声掉在地上，气体"嘶嘶"地泄漏出来。

"不！"李康云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，一把推开周霜，扑向正在漏气的氧气瓶。

我趁机从背后抽出登山杖，用尽全力砸向他的后脑勺。

"砰！"

李康云闷哼一声，重重栽倒在地。

山洞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我。

"他...他要杀我们..."周霜瘫坐在地上，颤抖着指向昏迷的李康云，"他早就计划好了...氧气瓶要卖十万一个..."

"什么？"同事们面面相觑。

我捡起李康云的背包，倒出里面的东西——十几张手写的价目表飘落在地，上面赫然写着"氧气瓶：10万/个"、"救援服务：50万/次"。

"天啊..."老张捡起一张价目表，脸色变得煞白。

20.

"还有这个。"我从内袋掏出手机，捂热的手机成功开机后放出一段录音。

"...等把周雪解决了，咱们就能拿到那笔钱..."李康云贪婪的声音清晰地传出。

"...我在她装备上动的手脚，足够让她永远留在雪山上了..."这是周霜的声音。

录音还在继续播放，但已经没人在听了——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周霜。

她面如死灰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。

"为什么？"我走到周霜面前，声音颤抖，"爸妈对你那么好，我把你当亲妹妹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"

周霜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神闪烁，不敢与我对视。

"是因为遗产吗？"我蹲下身，直视她的眼睛，"你知道爸妈没留给你，所以和李康云合谋害我？"

周霜猛地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："你...你知道我是养女？"

21.

"我当然知道。"我苦笑一声，"那年你发高烧，爸妈守了你三天三夜。医生说再晚送来半小时就没救了，是爸妈救了你。"

周霜的瞳孔剧烈收缩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。

"至于遗产..."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文件，"爸妈确实只留给了我，但我早就立了遗嘱，要把一半分给你。"

我将文件展开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财产分配方案，还有我的亲笔签名和公证处的印章。

"我本想等你大学毕业再告诉你..."我的声音哽咽了，"没想到..."

周霜盯着那份遗嘱，脸色由白转青，又由青转红。

"不...不可能..."她摇着头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，"你骗我！你一直防着我！"

"防着你？"我指着自己鲜血淋漓的膝盖，"那刚才在山下，我为什么还要追着你跑？明知道可能有危险？"

周霜哑口无言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"霜霜，"我轻声唤着她的乳名，"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"

周霜突然崩溃了，她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："姐！我错了！我真的错了！"

"李康云说...他说你根本不会分给我遗产...说爸妈根本没把我当女儿..."

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断断续续地讲述着李康云如何蛊惑她，如何许诺事成后带她远走高飞。

可惜一切都晚了。

22.

暴风雪终于停歇，远处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。

"是救援队！"老张激动地喊道。

我们搀扶着走出山洞，刺眼的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直升机降落在不远处的平地上，几名警察和救援人员迅速向我们跑来。

"谁报的警？"为首的警官大声问道。

"是我。"我举起手中的卫星电话，"我提前准备了救援设备。"

警官接过电话查看记录，眉头渐渐皱紧："你提前预定了救援服务？"

"对，因为我知道这次登山很危险。"我平静地回答，同时指向被绑住的李康云，"那个人策划了谋杀，我有录音证据。"

警官示意同事控制住李康云，然后转向瑟瑟发抖的周霜："这位是？"

"我妹妹，也是共犯。"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，"不过她应该算是被胁迫的。"

周霜猛地抬头看我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

警官点点头："都带回去做笔录。"

23.

警局的询问持续了整整一天。

我如实提供了所有证据：录音、被破坏的装备、李康云手写的价目表...

当警方播放那段录音时，周霜终于崩溃了。

"是我鬼迷心窍！"她哭喊着，"李康云说只要拿到遗产，就带我去国外..."

警官严肃地记录着："所以你们策划了这次'意外'？"

周霜抽泣着点头："他说...说雪山事故很常见，不会有人怀疑..."

我坐在一旁，心如刀绞。

那个曾经跟在我身后甜甜叫"姐姐"的小女孩，如今却成了谋杀案的共犯。

一个月后，法院作出判决。

李康云因故意杀人未遂、敲诈勒索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。

周霜因被胁迫参与犯罪，且有悔过表现，被判三年缓刑。

走出法庭时，周霜追上来拉住我的衣角。

"姐..."她眼睛红肿，声音嘶哑，"对不起..."

我停下脚步，却没有转身："霜霜，爸妈给你的爱是真的，我对你的好也是真的。"

"但有些错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去的。"

我卖掉了老房子，搬到了另一个城市。

偶尔会收到周霜的来信，她说在社区做义工，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。

我从未回信，但也没有退回去。

生活总要继续。

每当雪花飘落时，我还会想起那座差点要了我命的雪山。

但现在，我终于可以真正地向前看了。